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五回 引書義破除迷信 較資財鬻起家庭

我聽說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開過一回頑笑，便急急的追問。繼之道：「他放了大同府時，往山西到任，路過上海，住在客棧裡。一天鄰近地方失火。他便忙著搬東西，匆忙之間，和一個棧裡的伙計拌起嘴來，那伙計拉了他一把辮子。後來火熄了，客棧並沒有波累著。他便頂了那知府的官銜，到會審公堂去告那伙計。問官見是極細微的事，便判那伙計罰洋兩元充公。他聽了這種判法，便在身邊掏出兩塊錢，放在公案上道：『大老爺是朝廷命官，我也是朝廷命官，請大老爺下來，也叫他拉一拉辮子，我代他出了罰款。』那問官出其不意的被他這麼一頂，倒沒了主意，反問他要怎麼辦。他道：『這一座法堂，權不自我操，怎麼問起我來！』問官沒了法，便把那伙計送縣，叫上海縣去辦。卻寫一封信知照上海縣，說明原告的出身來歷，又是怎麼個刁鑽古怪。上海縣得了信，便到客棧去拜訪他，問他要怎樣辦法。他道：『我並非要十分難為他，不過看見新衙門判得太輕描淡寫了，有意和他作難；誰知他是個膿包，這一點他就擔不起了。隨便怎樣辦一辦就是了。』上海縣回去，就打了那伙計一百小板，又把他架到客棧門口，示了幾天眾，這才罷了。他是你令親，怎樣這些事都不知道？」我道：「從前我並不出門，這門姻親遠得很，不常通信，不是先君從前說過，我還不知道呢。這個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，又能取笑，真是從容不迫。」繼之道：「掉文一層，還許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；這馬上拿出兩塊錢來，叫他也下來受辱，這個倒是虧他的急智。」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，告訴了繼之。此時夜色已深，安排歇息。過了幾天，伯父那邊定了開弔、出殯的日子，又租定了殯房，趕著年內辦事。又請了母親去照應裡面事情。到了日子，我便去招呼了兩天。繼之這邊，又要寫多少的拜年信，家裡又忙著要過年，因此忙了些時。到了新年上，方才空點，繼之老太太又起了忙頭，要請春酒；請了不算，還叫繼之夫人又做東請了一回，又要叫繼之再請；我母親、孀娘，也分著請過。老太太又提起乾娘、乾兒子的事情，說去年白說了這句話，因為事情忙，沒有辦到，此刻大家空了，要擇日辦起來了。於是辦這件事又忙了兩天，已是過了元宵，我便到關上去。此時家中人多了，熱鬧起來，不必十分照應，我便在關上盤桓幾天。

一天晚上，有兩個同事，約著扶乩。這天繼之進城去了，我便約了述農，看他們鬼混。只見他們香花燈燭的供起來，在那裡叩頭膜拜；拜罷，又在那裡書符念咒。鬼混已畢，便一人一面的用指頭扶起那乩，乩了半天，乩動起來，卻只在乩盤內畫大圈子，鬧了半夜，不曾寫出一個字來。我便拉了述農回房，議論這件事。我道：「這都是虛無縹緲的事，那裡有甚麼神仙鬼怪！我卻向來不信這些。還有一說，最可笑的，說甚麼『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』。照這樣說起來，那鬼神的有無，是憑人去作主的了。譬如你是信的，我是不信的，我兩個同在這屋裡，這屋裡還是有鬼神呢，還是沒鬼神呢？」述農道：「這個我看將來必有一個絕世聰明的人，去考求出來的。這件事我是不敢斷定，因為我看見了幾件希奇古怪的事。那年我在福建，幾個同事也歡喜頑這個，差不多天天晚上弄。請了仙來，卻同作詩唱和的，從來不談禍福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我也會。不信，我到外面扶起來，我只要自己作了往上寫，我還成了個仙呢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倒不盡然。那回扶乩的兩個人，一個是做買賣出身，只懂得三三十一的打算盤，那裡會作詩；一個是秀才，卻是八股朋友，作起八韻詩來，連平仄都鬧不明白的。」我道：「那麼他那裡能進學？」述農道：「他到了考場時，是請人槍替做的，他卻情願代人作兩股去換。你想這麼個人，那裡能作古、近體詩呢。並且作出來很有些好句子，內中也有不通的，他們都抄起來，訂成本子。我看見有兩首很好，也抄了下來。」我道：「抄的是甚麼詩，可否給我看看？」述農道：「抄的是《簾鉤》詩，我只瞞在一張紙上，不知道可還找得出來。」說罷，取過護書，找了一遍沒有；又開了書櫥，另取出一個護書來，卻撿著了，交給我。只見題目是「簾鉤」二字，那詩是：

銀蒜雙垂碧戶中，櫻桃花下約簾櫳。樓東乙字初三月，亭北丁當廿四風。翡翠倒含春水綠，珊瑚返掛夕陽紅。雙雙燕子驚飛處，鸚鵡無言倚玉籠。

綠楊深處最關情，十二紅樓界碧城。似我勾留原有約，帶人消息久無聲。帶三分暖收丁字，隔一重紗放午晴。卻是太真含笑入，釵光鬢影可憐生。

丫叉扶上碧樓闌，押住爐煙玳瑁斑。四面有聲珠落索，一拳無力玉鸞環。攀來桃竹招紅袖，買去楊花上翠環。記得昨宵踏歌處，有人連臂唱刀鐮。

曲瓊猶記楚人詞，落日偏宜子美詩。一樣書空摹蠶尾，三分月影卻蛾眉。玲瓏腕弱嬌無力，宛轉繩輕風不知。玉鳳半垂釵半墮，簪花人去未移時。

我看了便道：「這幾首詩好像在哪裡見過的。」述農道：「奇怪！人人見了都說是好像見過的，就是我當時見了，也是好像見過的，卻只說不出在哪裡見過。有人說在甚麼專集上，有人說有《隨園詩話》上。我想《隨園詩話》是人人都看見過的，不過看了就忘了罷了。這幾首詩也許是在那上頭，然而誰有這些閒工夫，為了他再去把《隨園詩話》念一遍呢。」我一面聽說，一面取過一張紙來，把這四首詩抄了，放在衣袋裡。述農也把原稿收好。

我道：「像這種當個頑意兒，不必問他真的假的，倒也無傷大雅。至於那一種妄談禍福的，就要不得。」述農道：「那談禍福的還好，還有一種開藥方代人治病的，才荒唐呢！前年我在上海賦閒時，就親眼看見一回壞事的。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，他的一位小姐得了個乾血癆的毛病，總醫不好。女眷們信了神佛，便到一家甚麼『報恩堂』去扶乩，求仙方。外頭傳說得那報恩堂的乩壇，不知有多少靈驗；及至求出來，卻寫著『大紅柿子，日食三枚，其病自愈』云云。女眷們信了，就照方給他吃。吃了三天之後，果然好了。」我道：「奇了！怎麼真是吃得好的呢？」述農道：「氣也沒了，血也冷了，身子也硬了，永遠不要再受癆病的苦了，豈不是好了麼！然而也有靈的很奇怪的。我有一個朋友叫倪子枚，是行醫的，他家裡設了個呂仙的乩壇。有一天我去看子枚，他不在家，只有他的兄弟子翼在那裡。我要等子枚說話，便在那裡和子翼談天。忽然來了一個鄉下人，要請子枚看病，說是他的弟媳婦肚子痛的要死。可奈子枚不在家。子翼便道：『不如同你扶乩，求個仙方罷。』那鄉下人沒法，只得依了。子翼便扶起來，寫的是：『病雖危，莫著急；生化湯，加料吃。』便對那鄉下人道：『說加料吃，你就撮兩服罷。那生化湯是藥店裡懂得的。』鄉下人去了。我便問這扶乩靈麼。子翼道：『其實這個東西並不是自己會動，原是人去動他的，然而往往靈驗得非常，大約是因人而靈的。我看見他那個慌張樣子，說弟媳婦痛得要死。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麼利害，或者是作動要生小孩子，也未可知，所以給他開了個生化湯。』我聽了，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。恰好子枚回來，見爐上有香，便道：『扶乩來著麼？』子翼道：『方才張老五來請你看病，說他的弟媳婦痛得要死，他又不在家，我便同他扶乩，寫了兩服生化湯。』子枚大驚道：『怎麼開起生化湯來？』子翼道：『女人家肚痛得那麼利害，怕不是生產，這正是對症發藥呢。』子翼跌足道：『該死，該死！他兄弟張老六出門四五五年了，你叫他弟媳拿甚麼去生產！』子翼呆了一呆道：『也許他是血痛，生化湯未嘗不對。』子枚道：『近來外面鬧絞腸痧鬧得利害呢，你倒是給他點痧藥也罷了。』說過這話，我們便談我們的事。談完了，我剛起來要走，只見方才那鄉下人怒氣沖天，滿頭大汗的跑了來，一屁股坐下，便在那裡喘氣。我心中暗想不好了，一定闖了禍了，且聽他說甚麼。只見他喘定了，才說道：『真真氣煞人！今天那賤人忽然嚷起肚子痛來，嚷了個神嚎鬼哭，我見他這樣辛苦，便來請先生。偏偏先生不在家，二先生和我扶了乩，開了個甚麼生化湯來。我忙著去撮了兩服，趕到家裡，一氣一個死，原來他的肚子痛不是病，趕我到了家時，他的私孩子已經下地了！』這才大家稱奇道怪起來。照這一件事看起來，又怎麼說他全是沒有的呢。」我的心裡本來是全然不信的，被述農這一說，倒鬧得半信半疑起來。

當下夜色已深，各各安歇。次日繼之出來，我便進城去。回到家時，卻不見了我母親，問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。我吃驚便問：「怎麼想著去的？」孀娘道：「也不知他怎麼想著去的，忽然一聲說要去，馬上就叫打轎子。」我聽了好不放心，便要趕去。

姊姊道：「你不要去！好得伯娘只知你在關上，你不去也斷不怪你。這回去，不定是算賬，大家總沒有好氣，你此刻趕了去，不免兩個人都要拿你出氣。」我問：「幾時去的？」姊姊道：「才去了一會。等一等再不來時，我代你請伯娘回來。」

我只得答應了，到繼之這邊上房去走了一遍。

此時乾娘、大嫂子、乾兒子、叔叔的，叫得分外親熱。坐了一會，回到自己家去，把那四首詩給姊姊看。姊姊看了，便問：「那裡的？這倒像是閨閣詩。」我道：「不要褻瀆了他，這是神仙作的呢。」姊姊又問：「端的那裡的？」我就把扶乩的話說了一遍。姊姊又把那詩看了再看，道：「這是神仙作的，也說不定。」我道：「姊姊真是奇人說奇話，怎麼看得出來呢？」妹道道：「這並不奇。你看這四首詩，鍊字鍊句及那對仗，看著雖像小品，然而非真正作手作不出來。但是講究詠物詩，不重在描摹，卻重在寄托。是一位詩人，他作了四首之多，內中必有幾聯寫他的寄托的，他這個卻是絕無寄托，或者仙人萬慮皆空，所以用不著寄托。所以我說是仙人作的，也說不定。」

我不覺歎了一口氣。姊姊道：「好端端的為甚麼歎氣？」我道：「我歎婦人女子，任憑怎麼聰明才幹，總離不了『信鬼神』三個字。天下那裡有許多神仙！」姊姊笑道：「我說我信鬼神，可見你是不信的了。我問你一句，你為甚麼不信？」我道：「這是沒有的東西，我所以不信。」姊姊道：「怎見得沒有？也要還一個沒有的憑據出來。」我道：「只我不曾看見過，我便知道一定是沒有的。」姊姊道：「你這個又是中了宋儒之毒，甚麼『六合之外，存而勿論』，凡自己眼睛看不見的，都說是沒有的。天上有個玉皇大帝，你是不曾看見過的，你說沒有；北京有個皇帝，你也沒有見過，你也說是沒有的麼？」我道：「這麼說，姊姊是說有的了？」姊姊道：「惟其我有了那沒有的憑據，才敢考你。」我連忙問：「憑據在那裡？」姊姊道：「我問你一句書，『先王以神道設教』，怎麼解？」我想了一想道：「先王也信他，我們可以不必談了。」姊姊道：「是不是呢，這樣粗心的人還讀書麼！這句書重在一個『設』字，本來沒有的，比方出來，就叫做設。猶如我此刻沒有死，要比方我死了，行起文來，便是『設我死』，或是『我設死』，人家見了，就明知我沒有死了。所以神道本來是沒有的，先王因為那些愚民有時非王法所能及，並且王法只能治其身，不能治其心，所以先王設出一個神道來，教化愚民。我每想到這裡就覺得好笑，古人不過閒閒的撒了一個謊，天下後世多少聰明絕頂之人，一齊都叫他瞞住了，你說可笑不可笑呢。我再問你這個『如』字怎麼解？」我道：「如，似也，就是俗話的『像』字，如何不會解？」姊姊道：「『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』這兩句，你解解看。」我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又像在，又像神在，可見得都不在，這也是沒有的憑據了。」姊姊道：「既然沒有，為甚麼孔子還祭呢？兩個『祭』字，為甚麼不解？」我道：「這就是神道設教的意思了，難道還不懂麼。」姊姊道：「又錯了！兩個『祭』字是兩個講法：上一個『祭』字是祭祖宗，是追遠的意思；鬼神可以沒有，祖宗不可沒有，雖然死了一樣是沒有的，但念我身之所自來，不敢或忘，祖宗雖沒了，然而孝子慈孫，追遠起來，便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下一個『祭』字是祭神，那才是神道設教的意思呢。」我不禁點頭道：「我也不敢多說了，明日我送一份門生帖子來拜先生罷。」姊姊道：「甚麼先生門生！我這個又是誰教的，還不是自己體會出來。大凡讀書，總要體會出古人的意思，方不負了古人作書的一番苦心。」

講到這裡，姊姊忽然看了看表，道：「到時候了，叫他們打轎子罷。」我驚問甚事，姊姊道：「我直對你說罷：伯娘是到那邊算帳去的，我死活勸不住，因約了到了這個時候不回來我便去，倘使有甚爭執，也好解勸解勸。談談不覺過了時候了，此刻不知怎樣鬧呢。」我道：「還是我去罷。」姊姊道：「使不得！你去白討氣受。伯娘也說過，你回來了，也不叫你去。」說罷，匆匆打轎去了。

正是：要憑三寸蓮花舌，去勸爭多論寡人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